

一、众生世相

1

1836 年

我刚从一个晚会上回来，我是这个晚会的台柱和中心人物 我妙语连珠，令每一个人都开怀大笑，都喜欢上我，对我赞赏不已——但我还是抽身离去了，其实这个破折号应像地球运行轨道的半径一样长——我想开枪打死我自己。

2

1836 年

死亡和诅咒，我能够和世上的一切但不能和我自己脱离关系；我甚至连睡着的时候也不能忘却自我。

3

有位流浪的乐师在用一支簧管乐器（因他站在隔壁人家的院落里，我看不清那到底是什么乐器）吹奏《唐·璜》里的小

步舞曲，药铺老板在拿碾钵捣药，女仆在冲洗院落（马夫在洗马，他用马刷子磕打着井栏，从镇子的那一头远远地传来了虾贩的叫卖声），等等。他们对一切视而不见，而且那吹乐的也大抵如此；而我感到是多么地惬意！

1836 年 6 月 10 日

4

许多人对于生活作出自己结论的方式就像小学生一样，他们抄袭算术课本里的答案以欺骗老师，而没有心思由自己算出得数。

1837 年 1 月 17 日

5

1837 年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走这条道口——跨过叹息之桥^①进入永恒。

^①叹息之桥（il ponte dei sospiri）指威尼斯市内的一座桥，它是从总督府通向令人恐怖的土牢伊皮姆比的惟一桥梁，每一个判了刑的犯人都得经过此桥入狱服刑。——选编者

6

1837年

正是细微的捉弄令生活痛苦异常。我乐意顶着怒吼的狂风，热血沸腾，奋力前行；但是只要一阵和风将一粒纤尘吹进我的眼睛，就足以令我烦恼，竟至于裹足不前了。

这些细微的捉弄好比一个人想要从事自己以及众多人将赖以为生的一项伟大工程、一桩伟大事业，便有一只牛虻落在了他的鼻尖上。

7

1837年

思想接踵而至，我刚有一个想法，还没来得及写下来，一个新的想法又喷涌而出——抓它、挠它——疯狂——神经错乱！

8

1837年

总之，我恨那些伪学者们——我在晚会上有几次不是故意在某个专门传播家庭琐事的老处女身边，正襟危坐地聆听她的唠叨呢？

9

1837 年

我宁可和传播家丑的老妇交谈 其次是精神病人,最后才是理智非常健全的人们。

10

1837 年

对于做任何事情我都不会感到厌烦^①；我不会厌烦散步，这种尝试简直太美妙了；我也不会厌烦躺下，因为我愿意躺多久就躺多久，不会厌烦，愿意起来就马上起来，也不会厌烦 我也不会厌烦策马而行，这一运动对于我的冷漠的性情是极其剧烈的；我惟一厌烦的是乘坐马车，悠哉游哉地，偶尔也会轻盈地摇晃几下，任凭各种物体从我眼前一晃而过，流连于每一样小小的景致，只是品味我的消沉——我的思想和概念乏味得很，就像太监的性冲动——我找寻能够恢复我生气的东西，却总是枉然——甚至中世纪的精辟语言也不能驱走弥漫在我周围的空虚。此刻我才真的理解基督的话就是生命和灵魂^②

① 克尔凯戈尔在《或者／或者》一书中以不同的、比较洗练的语言探讨了同一个主题，风格上亦显得比较庄重一些。——选编者

② “生命和灵魂”用 N. F. S. 古隆维格所作赞美诗《我主遍访民众歌》（《赞美诗集》第一卷第二十三首，1837）里的一行：“他的话是我们的生命和灵魂”。——选编者

一语究竟是什么意思了——总之，我不会厌烦再抄写一遍我刚刚写下的文字，也不会厌烦把它们一笔抹掉。

11

1837 年

阿玛格市场①重又呈现出一派生机，到处万紫千红，花团锦簇，弥漫着乡村生活的气息。昨天午夜，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被抓住了，据更夫说是因为他大肆侮辱了一些人，但是负责报官的更夫并未亲眼目睹，据信，那事主倒是不公平地被揍了一顿——没有人去报案，也没有人知道这事。今天生活又趋于平常——这不过是阿玛格市场罢了——和丹麦、欧洲乃至世界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12

“当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一样，’非利士中产阶级②如是说。这些过去娇生惯养的孩子，如今国家的栋梁们——

①阿玛格市场，哥本哈根的一个花市。——英译者

②根据浪漫主义时代的观点，克尔凯戈尔讥讽非利士中产阶级及其道德标准完全阻碍他们对于伟人和天才——无论他们离经叛道与否——的认识。当时，克尔凯戈尔对于那些天才而又不合社会常规的人物如“江洋大盗”唐·璜”和“流浪的犹太人”颇感兴趣。——选编者

这些多愁善感、容易动感情的人——他们说这些话的一部分意思是指，如果有人要一把烛剪，就算离得老远也会说一声“当然可以”，起身把烛剪递将过去，还不忘捎带一句“不胜快乐”；另一部分意思是指：凡遇出殡，记得做一次义务性的吊唁。但是他们却从来感觉不到整个世界唾弃他们意味着什么，当然他们生活其间的一大批群居的鲱鱼决不允许这类偶然事件发生；而且，一旦有人真的需要他们帮大忙，常识便会告诉他们，凡是需要他们帮忙，但可能根本无缘回报的人，都不是他们的“邻人”。

1837 年 7 月 8 日

13

非利士中产阶级总是忽略生活中的某一个要素，因此便和那些胜过他们的人处在了一种可笑的关系里。在他们看来，‘道德’至上，道德远胜才智，他们对伟人、天才，不论他们是否离经叛道，都毫无兴趣。他们的道德律条无非是各类警署招贴的一个简要概括；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做一个在俱乐部消磨夜晚的人；他们从不眷恋神秘事物，也不眷恋遥远的事物；他们对于清静无为、对于手舞一根细竹杖，兜里揣上 4 个便士，走出北门，一路散步下去丝毫感觉不到任何应有的情趣，他们一点也不知道那（为诺斯

替派①认可的)旨在以获罪的方式认知世界的生活哲学——不过他们嘴上也说,人在年轻时当狂放不羁(“谁没喝得烂醉过,谁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好小伙”②),他们又何尝能够窥见那深藏的观念:穿过隐蔽的秘密的门扉——那扇可怕之极的大门,只有先知先觉的闪电才能击穿的大门——深入黑暗的令人叹息的境地,便看到了被诱惑和哄骗所碾碎的牺牲品,以及诱惑者的铁石心肠。

1837年7月1日

14

1837年

人人都在报复这个世界。我的报复则是把痛苦和烦恼深深地压在心底,让我的笑声愉悦所有的人。如果我看到有人陷于痛苦之中,我就会向他表示同情,尽力劝慰他,静静地听他倾诉,直到他相信我倒是走运的。倘若我直到死去的那一天能够一直如此,就算已经报复了这个世界。

① 克尔凯戈尔指的是卡波克拉提人的一种秘传宗教,它旨在超越一切宗教(包括日常伦理)之上,相信人类触犯每一种可能的罪行以便知道其间究竟包含什么。诺斯替派(Gnosticism,源于希腊语 gnosis=知识)是起源于公元前1世纪的宗教,曾对救赎进行一种带有哲学意味的思考。——选编者

② 系安德利亚·赛德林1814年选辑、付印并且发行的《丹麦社交歌曲并附瑞典和德国社交歌曲》中的一首德国社交歌曲。——选编者

昨天,我坐在那里,心中莫可名状,沉浸于自我(此情此景只有一个破落户才体会得到),渐渐地丧失了自我,竟至于以一种泛神论的解体方式丧失了我的本我(Ego)。当时我正在读一部斯尼多尔夫·比奇编的古谣^①,讲到一个姑娘星期六晚上守候她的情郎;可是他却负约了——她睡觉也是‘痛苦万分,泪流满面’,起床也是‘痛苦万分,泪流满面’。忽然,我的脑海里闪现出这样的场面:我看到日德兰原野,它那笔墨难以形容的苍莽、它那寂寥的云雀——又看到一代又一代的人起来,他们的少女为我唱歌,为我痛苦地流泪,然后又沉没到她们的坟墓中去,而我和她们一同流泪。

1837年12月30日

^①指一首有名的民歌,名为“星期六晚上我等你……”。其中第2、3节大意如下(译文不押韵):

我躺在床上,
痛苦万分,泪流满面:
每一次只要门一响,
就以为是我的那个他。
我星期日一早起床,
痛苦万分,泪流满面;
现在我想去教堂,
瞧瞧你那亲切的面容。

克尔凯戈尔的本子是斯尼多尔夫·比奇选编的《丹麦民谣和民歌》(1837),其中前五首是带歌谱的日德兰民歌。——选编者

16

1837 年

到审判日那天,所有的灵魂都将重获生命,然后一个个全然形单影只,相互间谁也不认识谁。

17

1838 年

人们几乎从未运用已经拥有的自由,比如思想自由 相反倒去要求什么言论自由^①。

18

一切的存在都在威胁我,从最微小的飞虻到道成肉身之谜^②;它整体上是不可解释的,我的自我尤其如此;一切的存在都是有害的,我的自我尤其如此。我的悲哀巨大而无限;除了在天的上帝,没有人知道我的悲哀。而上帝是不会来安慰我的,除了在天的上帝没有人能够安慰我,而他是不会怜悯我

① 当年自由的反对派正在为获得更多的出版自由而奔走;同时国王则计划引进审查制度。“正确运用出版自由研究会”成立于 1835 年。——选编者

② 道成肉身(拉丁语 Cara、Carnis=肉、肉体)指采取肉体的形式,尤指基督的道成肉身。——选编者

的——年轻人、小伙子，你这站在道路起点上的人啊，你若已经迷失了方向，那就回头，回到上帝那里去！他的教诲将使你青春不误，而行为却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你再也不会承受这样的一个人所承受的痛苦：年轻时他虚掷了勇气和力量，反叛上帝，只落得灰心丧气、孤立无援，不得不离开颓败的土地和荒芜的区域，那里满眼尽是渎神的荒漠、风雨飘摇的城市和冒烟的毫无希望的废墟，荣华失尽，安宁不再，不得不开始聊度漫长得好像无穷无尽的衰败的暮年，不断受到那句颠来倒去的怨言的搅扰，“那是我毫无喜乐的（时光）”。^①

1839年5月12日

19

此刻，我的生活，就像棋手下棋所感受到的一样，只听得对手说 这只棋子你别动它——就像一个傻乎乎的旁观者一样，因为我的时机未到。

1839年5月21日

^① 《旧约·传道书》12:1：“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記念造你的主。”——选编者

20^①

1840 年

我甚望没人会倒下，而哥本哈根的科尼佩尔吊桥当着他们的面造好，等等，只是那些忙忙碌碌的商人不在其列，他们在世界上必须完成无穷无尽的事情，不像我们其他人那样，当科尼佩尔桥造好时，便找到了一个绝好的沉思默想的机会……

21

1841 年

尽管我同周围的许多熟人大都维持着极其表面的关系，但是我有一个亲密的知己——那就是我的忧郁——在我的欢乐里、在我的工作里，她对我示意，唤我去她那儿，我迎她而去，即使我的身体原地未动；她是我认识的最忠实的女子；我必须时刻准备着与她同行，这真是一桩奇妙的事情。

22

1841 年

……当上帝真切期望那人听命于他的时候，便召来他最信任的仆人，他最可靠的信使——悲哀，并且告诉他：紧紧尾

①这种想法在《或者／或者》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选编者

随着那人，赶上他，不要屈就于他（……没有哪个妇人能够像悲哀那样温柔地贴近她所爱的人）。

23

1844 年

从前，一个人由于出身高贵、富有等等而妄自尊大，如今，我们更自由，更在‘世界历史范围’里成长，于是所有人因为生在 19 世纪而妄自尊大——啊，你这奇妙的 19 世纪！啊，你这令人艳羡的命运！

24

1845 年

一个幽默的个体的议论^①

“正如生活平淡而不为国王殿下、王后殿下、守寡的王后殿下或王储殿下所知是最令人感到舒适的一样，在我看来，为上帝所知乃是生活的无限重负。只要身边有了个上帝，每一个三十分钟都变得无限重要。没有人能够像这个样子坚持活上六十个年头的，好比一场终考，就算只包含三年的课程而且无需特别卖力，临时抱佛脚毕竟无济于事。一切都消解在矛盾当中。有时他们劝你道：你一定不能懵懵懂懂，生活应充满无限

^①此段文字略加润色收入《非科学的最后附言》(1846)。——选编者

的热情。那么好吧,你便振奋精神:一副刚毅坚强,严肃拘谨的样子赶来入伙——于是你被告知应当学会韬光养晦。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结果(*am Ende*),所有的人走得都一样远,一切都没有什么价值了。这好比不久前我去看医生,我抱怨感觉不适。他答道:‘大概是你喝了太多咖啡,散步又太少的缘故。’三个星期后我又告诉他,‘我真的感觉不适,不过这不可能是我喝咖啡的缘故,因为我没喝过咖啡,也不可能我缺乏锻炼的缘故,因为我天天散步。’他答道:‘喔,那么肯定是你没有喝咖啡,散步又太多了。’换句话说,我身上是同样地感觉不适,只是如果我喝咖啡,它便是因为我喝了咖啡,如果我不喝咖啡,它便是因为我没有喝咖啡造成的。我们人类亦大抵如此。我们全部在世的存 在便是一种不适;其原因对一些人来说是他们太过努力,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努力不够,如果有人对那原因刨根问底,那被问到的人就会先问:‘你平生非常努力吗?’你要说是,他便说:‘原因不就是你做得太多了嘛。’你要说不,他便作相反的回答,然后夹起尾巴,悄悄溜走。即使有人出十六个帝国银币我也决不会如此解释生活之谜的,我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如果生活是一个难题,一道谜,那么出谜的人一旦感觉到没有人急于猜谜时,便会自己出来,把谜底公布出来。我又没有出过什么生活之谜,不过《自由主义者》、《保卫自由》^①和其他几份报纸是有谜语专版的,谜底要到下一期公布。报纸上登载的

^① 《自由主义者》被形容为“内容驳杂的周报”,1835~1846年。——选编者

那些猜出谜语的人，与那些从报纸上读到谜底的人，二者之间有何区别，我并不在乎。”

（猜谜的老处女或养老金领取者）

25

1845 年

评论①

正如一个病人渴望拆掉裹在身上的绷带一样，我那健全的精神渴望驱走我肉体的羸弱『边页 那令人窒息的泥罨剂已被汗水浸湿 肉体 和肉体的羸弱啊』正如一个得胜的将军，当他的坐骑挨了一粒子弹时，便大叫大嚷着要换一匹新马一样——哦，但愿我像无往而不胜的健全的精神一样勇敢地呼唤 给我一匹新马，给我一个全新的肉体【边页 因为只有肉体才会衰竭】正如一个人坠落大海，生命受到威胁，而另外一个快要淹死的人却企图抓住他的大腿，他自然是要拼命推开他一样，我的肉体就像一块沉重的砝码，要把我拉倒在地，它缠绕着我的灵魂，使我困顿而死；像一艘蒸汽船，它的引擎对船身的比例太大：这便是我遭受的痛苦。

①收在《非科学的最后附言》里关于“存在性主题的根本表达：痛苦是指一个诗人随着他的生命在死亡的折磨中衰落，他在肉体和精神方面承受的痛苦”这一节。但它并非是一种真苦难的折磨，因为（正如后文所详论的那样）：那承当痛苦的人仍旧设想他的苦难或病痛是某种偶然性的东西，他可随意，也有能力把它去掉，而对于灵魂，对于虔诚的心灵而言，痛苦是实在的，因为它将延续，直到永远。——选编者

26

1846 年

在丹麦，面包和奶油的应许之地，一切都变成了谋生之计。这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在为稻粱谋，并从中获得生活的保障；不，在这个地方，任何人若公正无私地为着理想而工作而没有生活来源，就不会有人尊敬他——因为，忙忙碌碌、为稻粱谋、醉心于此，那人在道德上是正派的——此外都是不正派的。

27

1846 年

渐渐地，民智日开，教育日进，要求也日高，哲学家自然发现越来越难以满足时代的要求了。古时候所要求的是学术的能力、心灵的自由、自由的思想。可是比较一下现在吧：哥本哈根人要求一个哲学家应有一双健壮的或者至少是匀称的大腿，还应穿着入时。真是时世维艰啊，除非一个人对现在这类要求情有独钟，并假定任何一个有着健壮的或者至少是匀称的大腿、穿着入时的人都是哲学家。

28

1847 年

从我幼年时代起，一根悲哀的钩刺便已扎在我的心头。只要它还扎在那里，我便是一个讽刺家——只要它一去掉，我便会死。

29

1847 年

如今，隐居的惟一用途就是把它当作一种惩罚，就像入狱一样，这对于我们当今时代可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一个警世的格言^①。在那些年代里，尽管世俗的唯物主义一如既往，但是人们相信在修道院里的隐居生活，换言之，隐居是备受尊敬的，被奉为永恒的命运——而今则被当作一种祸根，讨人嫌恶，仅仅是对犯罪的惩罚。时代与时代之间何啻天壤！呜呼，这是怎样的一种无常的变化啊。

30

1848 年

清楚、果断而不带感情色彩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

^① 参见第 84 条注。——选编者

给行动带来便利。但是人们在这一点上却是千差万别，就像鸟的起飞。有些鸟儿轻盈地飞离它们栖息的枝头，转瞬之间便直冲云天。有的鸟（那些笨重的、呆滞的——比如说乌鸦吧）临到起飞的时候总是手忙脚乱。它们先是抬起一只爪子，另一只却抓住树枝不放，自然不见它飞起来。它们又鼓动翅膀，可是爪子却紧紧地粘住树枝；这样子，它们飞离枝头就与面团一样挂在上面没有什么两样——最后它们想方设法找准方向总算飞了起来。

同样，促使人们由理解到行动的动机也是千差万别。一个心理学家倘若注意观察并且细致描述各种非正常动机，在他毕生的工作中就会发现，这种情形不胜枚举。对于大多数人的生活而言，所谓的动机无非是并且仍将是纯粹感性存在的虚妄的冲动或假想。为数不多的人真正理解了他们应当做什么——可是他们在此便掉头了。（……）

真是一个悲剧啊，我曾经对克里斯提安三世说，一个生活在小城里的天才实在是一个悲剧。我自然是以极其平常的口吻对他说的。我说，“陛下的智慧和理性至大而国土至小，这便是陛下的不幸；一个生活在小城里的天才实在是一个悲剧。”他回答道，“但是这样就可以为个人多做一些事情了。”这是我第一次同他说话。他对我说了好多动听的话，还求我去